

● 楚雄地方文化丛书 第二辑

江山代有才人出

—— 楚雄历代文人事略

杜晋宏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总 序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 夜礼斌

从 1.8 亿年前的禄丰恐龙到 300 多万年前的元谋古猿，从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到 2 000 多年前的万家坝铜鼓，从彝族创世史诗《梅葛》到异彩纷呈的众多民族节日，从哀牢山中响彻着的声声大锣笙到姚安坝子里春耕时节的阵阵牛歌秧歌……彝州楚雄，以其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文化渐为世人所瞩目。

36 年前“元谋人”的发现，改写了人类在祖国境内活动的历史；今天，翻开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开篇便见如下文字：在云南发现的“元谋人”，距今约有 170 万年，是我们已知的祖国境内最早的人类。

这里是人类的摇篮，这里是人类古老的家园。

楚雄各民族在这里创造的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千百年来，这种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楚雄地方文化又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水乳交融，渐

次完成了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融合历史进程，使楚雄地方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又保持着楚雄独具的特色。

要解读楚雄，就必须了解楚雄的地方文化；要发展楚雄，就要谙熟具有鲜明个性的楚雄历史文化。

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民。一方文化深蕴着一方人民的智慧与情感，了解一方文化，是了解一方人民的最好途径之一。因此我以为，编撰这套《楚雄地方文化丛书》，其意义远不止于文化的范畴。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明天是今天的发展。

为了楚雄明天有更大的发展，我们不但要把握好今天，还必须深入地探究昨天。

《楚雄地方文化丛书》从 2000—2002 年三年内完成，共 12 册，其内容几乎涵盖楚雄的山水风光、历史人物、民风民俗，时间跨度从 1.8 亿年前到今天。丛书撰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用散文笔调，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地向人们讲述楚雄地方的历史文化。这，对于作者们来说，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十余位作者完成这套丛书的写作所付出艰苦的劳动与心血，是可想而知的。

云南民族出版社、印刷厂、编委会的诸位同志，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正是因为这些同志和单位的工作，这件有意义的事才能够如

期完成。

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看到这套丛书并喜欢她。
是为序。

2001 年春

目 录

引言	(1)
山中宰相高量成	(7)
杨升庵在楚雄的题咏	(13)
姚安知府李贽	(23)
陶珽与《径山藏》	(36)
楚雄诗人刘联声	(45)
彝族学者高翥映	(57)
夏正寅与《哀牢夷雄列传》	(68)
姚州甘氏父子	(81)
梅花老人郭燮熙	(100)
赵鹤清的艺术人生	(114)
一代学人由云龙	(129)
郭沫若题诗咏楚雄	(143)
费孝通情系禄村	(153)
后记	(167)

引 言

楚雄彝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这里山川雄奇、民族和睦，地方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当今建设民族文化强州，开发旅游资源，提倡突出“三古一彝”（古生物、古人类、古文化和彝族风情）。其中，多姿多彩的彝族风情自不待言，以禄丰恐龙、禄丰腊玛古猿、元谋人为代表的古生物、古人类也早已名扬中外；相比之下，“三古”中的古文化却涵盖甚广，世所熟知者，大多是一些可游览或鉴赏之古迹文物，如楚雄万家坝铜鼓、姚安德丰寺、大姚白塔、石羊孔庙、武定狮山正续禅寺等。其实，说到一个地方的文化，最不可忽视的应当是人物典章。在历史的长河中，楚雄彝州也曾孕育出无数杰出人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同时依靠自身的勤奋努力，创造出了非凡的成就，他们的文章、德行和业绩，是彝州文明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程度上就是彝州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缩影。

然而，历史的发展曲折漫长，人物的星空若明若暗。虽然我们知道楚雄自古就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加强的历史进程。大抵明代以前，我们只能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看到一些杰出人物的精彩片断。他们当中有的已为我们所熟悉，如庄蹻通滇、诸葛南征；有的却史载不详，有待进一步考证，比如说，汉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是否涉足州境？唐初著名《文选注》的作者李善和“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姚州究竟有何作为？在紫溪山上为高量成撰写碑记的是宋朝怎样的一个失意文人？还有大理国总管段功之妻“姚州高氏”，一个闺中女子，虽然流传至今的仅一首《风卷残云词》，但婉转清丽，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当时文学创作水平之高，似乎已不逊于中州文坛。

如果说，在元代云南设立行省以前，彝州大地上杰出人物还处于晨星寥落的状况的话，那么，明清之后，则可以说是楚雄州汉文化普及和人才辈出的时代了。

随着中央王朝不断地移民设学，大量江南人口流入州境，著名文人频繁入楚，各级流官走马上任。书院学校的兴起，科举选士的推行，使楚雄地区的汉文化教育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的学子文人。如楚雄县的李启东，才思敏

捷，时称“屠龙手”，嘉靖年间赴京会试，随后殿试中又以其策论“弘博通达”而拟置状元郎，仅因为来自云南边地而被嘉靖皇帝钦定为“二甲第一”（进士第一名）。孙学诗，旧志称“善古文词，工书法”，官至国子监博士、吏部司务历员，曾为万历帝著有《四民图说》。还有俞氏一门，能文能诗，旧志称“以文章力挽风气”。吕合的丁大训，别号“五楼山人”，“李贽每过必访，读论诗文”；在姚安，嘉靖间就有李暄首以文学著称，继之有郭如磐、杨道东、张金等，皆以文章著称一时。至万历年间，又涌现了像陶珽、陶珙这样杰出的人才。

明清交替，社会动荡，但艰苦复杂的社会环境往往更能成就杰出的人才。代表人物有禄丰的王锡衮，天启二年进士，南明朝廷时官至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兵部右侍郎，后在昆明沙定洲之乱中遇害于贡院至公堂，被列为云南五大节臣之一，曾著有《经书解义》、《溪适草》等诗文集。楚雄的刘联声，于风华正茂、科场得意之际，忽遭变故，遂隐居不仕，以诗文遣怀，诗风苍劲沉郁，是明末清初云南著名诗人之一。姚安的高翥映，隐居结璘山，著述达80余种，门生遍及川滇各地，被称为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还有武定的篋画家武恬，其言行诡异，近乎疯颠，民间有许多传说。而楚雄高僧读体，则被誉为我国佛教律宗的巨匠。

继他们之后，清代楚雄各地又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如姚安的黄开商、夏诏新，大姚的刘荣黼，牟定的万听，楚雄的池生春等，都曾名擅一时。但由于社会动荡，加之印刷条件的限制，故许多著述都没有留传下来。自明清以后，因文人学子多出于姚安，故姚安又有“迤西文献名邦”之称。

清末民国时期，社会急剧变革。伴随着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传入，楚雄地区思想文化于动荡中发展，并始终与社会变革、救亡图强运动紧密结合。一大批楚雄学子，游学海外，积极投身于爱国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提倡文明风气，推动社会改良。如姚安的钱世禄、赵鹤清、由云龙，大姚的李一平，镇南的郭燮熙等。当然，最值得称颂的是一批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青年学子，如大姚的赵祚传，早年接受马列主义，在 20 年代就创作了《农民四字经》，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革命，直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抗战时期，内地许多著名文化人涉足州境，如费孝通先生对禄村、易村的调查，杨仲健先生对禄丰恐龙化石的发掘与研究，马学良先生深入武定彝区对彝族礼俗和彝文典籍的调查收集，他们的事迹在彝州文化史上成为了闪光的一页。

秉承丛书宗旨，这本小书仅限于介绍明清以来楚雄地区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在中国，文人历来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可能有着不同的际遇，有的官场显赫，有的只是一介寒士，但在他们身上都有着浓浓的文化气质，在他们身后都留下了厚厚的文章典册。正是这些文章典册，承载了彝州的历史与文明，才使得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够透过那一卷卷泛黄的书页，在历史与人生的坐标上寻找到美的视点和心灵的启迪。当我们徜徉在森林茂密的紫溪山上，看到那一株迎风怒放的相国茶和那巍然耸立的摩崖石碑时，眼前就会浮现出 900 多年前那“明月侍座、清风扫门”，以及“四夷八蛮，累会于此”的情景；当我们走进姚安德丰寺，抚摸着那一尊锃亮的青铜卧像时，那“眉上不挂一丝愁恼，胸中无半点烦嚣”的心境便真的会感染了我们。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文化人带给我们超凡脱俗的精神愉悦。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我们在努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在构建着自己民族的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文化就是一代一代人思想、学术的传递。鲁迅先生说过，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同样，我们也不能忘记彝州的过去而奢谈未来。未来需要我们去创造，但这种创造决不仅仅只是物质世界的获取，还应当包括人文世界的全面滋养。

今夜无眠，月光如水。喧嚣忙碌了一天的城市开始变得平静。此时此刻，何妨舒展一下疲惫的身体，沏一壶清茶，在淡淡的思绪中回味过去，与前贤们作一次短暂的相会。读一读他们的诗章，想一想故乡的往事。或许这会给我们日见浮华仓促的生活增添一点形而之上的意蕴。

山中宰相高量成

山水人物，历来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中一组重要的审美对象。说起楚雄的名山，人们自然会想到滇中明珠紫溪山；而说到人物，最早也会提到高量成。他的事迹就镌刻在紫溪山猢猻箐的古摩崖石碑上，名叫《护法明公德运碑赞》。

今夜月白风清。我又一次小住紫溪山，徘徊在万松林山庄。山色苍茫，林寒清肃，我想吟点什么——吟出的却是“明月侍座、清风扫门……”。我知道这不是我的诗句，而是那摩崖石碑上的护法公飘浮于我的脑海。恍惚中，眼前的房屋变成了宫室，耳旁似乎已响起了一阵阵法鼓之声……

—

人们都知道，在云南的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南诏国和大理国。大理国前后历时 300 多年，相当于南宋和北宋两个朝代。大理国的国王由段氏家族世

袭。然而奇怪的是，段家皇帝似乎都有出家当和尚的习惯，史书上叫做禅位为僧。这一方面可能与当时大理国崇尚佛教有关，但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宫廷中的权力之争所致。史载段氏为帝，将辖地分封给了杨氏、高氏和董氏几个功臣；段氏国王的政治势力主要在洱海地区。这种局面到了公元 1094 年时发生了一点变化：高氏多次帮助段氏国主粉碎了杨氏发动的军事政变，功高权重；杨氏势力严重削弱。其后，国王段正明禅位为僧，高升泰被群臣奉为国主，改国号为“大中国”。在位两年，临死时又遗言将王位还给段氏。其子高泰明继任相国后，大封高氏弟兄子侄，把他的次子高明量早早地就派到了威楚（楚雄）府当任最高长官，当时称为演习。不幸的是这位高演习因病早逝，没有留下什么政绩。当大理国王位传至段和誉时，高顺贞为相国，东方三十七部蛮联合起兵，反对高氏专权，杀死了高顺贞。于是由高明量的次子高量成出任相国。按照大理国的传授系统，只有长子才能继承相位，高量成当相国是不符合世袭规矩的。但由于高顺贞死时其子贞寿年幼，高量成则从小英智过人，而且为人正直，忠信智勇，因此深受大理国朝野的爱戴，很快就被群臣推荐为相国，时年仅 21 岁。

二

高量成任相国后，号称“中国公”，地位显赫，他的妻子就是段氏王室的宝庆公主。《碑赞》称他“自幼有大器，及长思欲立大功，定寰宇，而道未合……。”在四夷八蛮叛逆大理国时，他率领义兵乡勇，扫除烽燧，开拓乾坤。他以礼义为衣服，以忠信为甲冑，以智勇为心肝。远之来者割地而封之，不归化者兴兵而讨之。安州府于乱离之后，收遗民于虎口之残，四海清肃，路不拾遗。后来段和誉年老，禅位为僧。高量成继续辅佐他的儿子，被敕号为“护法公”，并亲率大军继续征讨三十七部叛军。《碑赞》称赞他：“手拓山河，化洽乾坤”，比之为齐之管仲，郑之子产，甚至说他“公比周公”、“公功业盖天地，道德高古人”，虽不无溢美之辞，但说明他确实是大理国高氏相国中的一位杰出人物。

高量成一共当了9年的相国。在他的治理下，大理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史称牛马遍点苍，各方贡金银罗绮珍宝犀甚众。正当高量成想继续大展宏图时，悲剧却突然降临了。其侄高贞寿已经成长，趁他在外征战之机突然窃取了相位，待高量成班师回朝时，已成事实。见事已至此，为避免祸起

萧墙，高量成只好从大局出发，让位与侄。

这真是一个痛苦的打击，尤其是对一个年龄才刚满 30 岁，却已有 9 年相龄，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人来说，突然从相位上掉了下来，这种打击是难以承受的。我们无从知道当时高量成是怎么想的，然而事实上他又能怎么办呢？奋起抗争吗？结果必然是使大理国重陷战乱，多年奋斗换来的安定局面将毁于一旦，这是高量成所不愿看到的。他只能忍，不是忍气吞声，俯首认输，而是在能够反击抗争的前提下忍住不争。这是真正的忍——心字头上一把刀，是战胜了自己的忍。只有品德高尚，顾全大局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于是，结局只有一个，就是选择离开，离开这污浊的官场，离开这是非伤心之地。回到楚雄去，那里是自己的封地，那里毕竟是父亲生活过的地方。

三

回到楚雄以后，高量成在城中建了一座府第，又在城西紫溪山构筑别墅，开始了他晚年的退隐生活。虽然已经让位，但高量成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在一定程度上仍左右着大理国政。威楚高氏府第，仍是大理国重要的政治舞台。《碑赞》这样说道：

“公之居处，仲尼有云，仁智者也。四夷八蛮，累会于此，八方群牧，累盟于此，虽夷狄深仇，部曲怨恨，到此善归方寸，□□冰释。”同时，高量成还十分关心民间疾苦。据《滇系》记载：“高量成，段氏相也。避位不仕，筑城于楚雄之德江村。优恤孤寡，教诲子弟，风俗翕然丕变，称为夷中君子”。高量成所筑之城应当是位于威楚府城之外的一座新城。《南诏野史》注为：“在今楚雄府城西北二里”，“人化其德，名城曰德江城”，大概在今天的永安镇一带。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失利之人，一个退位养老的官员，不怨天尤人，而时时关注朝政，关心群众的疾苦，造福一方百姓，乃至被后世称为“夷中君子”，足见高量成当时威望甚高，确有过人之处。

四

高量成在楚雄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广修庙宇，开发紫溪山。

紫溪山峰峦叠翠，林茂甘泉，是一方难得的风水宝地。其时大理国崇尚佛教，高量成在紫溪山上“兴修白马，喜建伽蓝，众山兰若，无不周备”。紫溪山遂成为云南省内兴建寺庙较早的佛教胜地之一。以至明清之际，相传山中已建有“七十七座

庵，八十八座寺”。至清末宣统《楚雄县志》上记载，尚有 57 座之多。据顾峰先生等人对《碑赞》的考证，紫溪山的佛寺当起自两宋之间，高量成就是紫溪山最早的开发者。《碑赞》云：“明月侍座，清风扫门，喜听法鼓明心，不闻尘嚣聒耳”，描写的就是当时高量成在紫溪山虔诚信佛、修身养性的生活情景。高量成之子高成宗，英年出家，名皎渊祖师，于水目山大力宏扬佛教，在滇西地区有很大影响。

岁月流逝，青山依旧。如今，紫溪山已成为了云南省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由 320 国道楚大高速公路左拐 15 公里，便可抵达风景区中心。所见十里苍松，一碧万顷；禅院红墙，香烟袅袅；山茶马樱，花开灿烂，一切都显得那样的生机盎然。唯有这块摩崖石碑，兀自矗立在林间深处，一直默默地向世人诉说着这位八百年前的风云人物。